



新闻爆料: huaxiazaobao@126.com  
责任编辑 | 李君 版式编辑 | 张丽 校对 | 卢路  
上头条, 找华早



## 交钱买平板，进入最“智慧”的班

2022 年 7 月，云南普洱市一位家长通过国务院“互联网+督查”平台反映，当地一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划分“智慧班”和“传统班”，想要进入“智慧班”的学生需要花 5800 元购买平板电脑。经当地政府核查，从 2020 年开始，学校一直在推行这套分班制度。

“平板分班”不是一个新鲜话题。过去几年，浙江、安徽、山西等地多所学校都因此被国务院督查组点名批评过。2020 年至今，督查组连续三年强调，严禁以分班为名强制学生购买平板。

但即使有严厉的要求，根据今年 9 月教育部网站的通告，近期依然有学校打着“自愿”的幌子，设立“智慧班”“未来班”，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及学习软件。通告中提到，有的学校甚至为相关企业“搭台唱戏”推介学习软件。在官方文件里，学校的这种行为被认定为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，影响教育公平，社会影响恶劣。

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，重庆的一位家长对“平板分班”有很多怨言，但她还是花 6800 元给孩子报了名，因为学校承诺，平板班会配置更好的教师资源。让她更加不满的是，在之后的三年里，平板电脑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。

接受采访的多位家长，都提到了类似的问题，他们花大价钱买来的平板电脑，最后往往只体现出了看课件、交作业这些简单的功能。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应用，对硬件和观念都有着很高的要求，这是很多学校并不具备的。“平板分班”的热潮之下，学校该以何种方式引进这种电子设备，又该如何发挥它在教育中的意义，这是一个仍待思考和修正的问题。

### 进入平板班

想进入平板班，钱是很重要的门槛。四川绵阳的徐文在高一

分班时执意要去平板班，收费三千元，父母尽管不愿意，还是支持了她的决定。

她就读的这所学校“曾经是重点高中，现在没落了”。分班时，老师介绍，平板班的教育水平、环境氛围相比普通班会更好，有了平板，老师可以通过大数据更好地掌握学生情况，因材施教。徐文被这一点打动了。

购买平板之后她才知道，每学期要另交软件使用费，三年总计七千元。徐文有种“被忽悠”的感觉，而且平板班的数量没有设限，全年级 31 个班，最后有了 12 个平板班。

浙江一所公立初中只设置了两个平板班，师资力量和全校成绩最好的两个“创新班”相当。想进“创新班”，需要考到年级前 90 名。而进入平板班，只需要花五千多元购买平板电脑，每学期再交几百元的软件使用费，即便成绩垫底，也可以拥有和年级前 90 名同样的师资。

当平板分班关系到教育资源，学生和家长很难有更多选择。在广西梧州读高中的赵盼，到现在还很后悔，2020 年入学时，因为家里条件困难，负担不起 6000 元费用，没有报名平板班。她后来才知道，平板是进入重点班的前提。买了平板的人才能按照成绩排名，有机会被分到重点班，以她的成绩如果买了平板，刚好可以进入。

另外一些学校虽然没有以平板为依据分班，却要求所有学生统一购买。2022 年秋季入学报到时，广东一名高一新生收到通知，学校要搭建“智慧教育平台”。配套的学习工具需要学生自费购买，包括 880 元的平板电脑、600 元的智能数码笔以及 5500 元的软件服务费，总计 6980 元。学校的建议是，“全体购买”。

有家长提出，收费太贵，想要分期付款，或者以“出租”的形式使用，学生毕业时再把平板返还。但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决了，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另外一种选

择：若超过 90% 家长不同意购买，就不用平板。但依然要先交钱，统计后再退费。

“哪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？肯定会先付款的”，这位高中生觉得，90% 的限定没有意义。名义上是家长们自愿签字购买，但实际还是“半强制的”。

在采访中，很多家长都对自费购买平板设备有意见，但他们更怕“耽误孩子”。张亮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，他在矿上工作，爱人专职带孩子，家里欠着 20 多万外债。但他还是借了 5000 元网贷给孩子买了平板，他说得很直白，“如果其他孩子都买，自己孩子没有，怕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。”

平板设备大范围出现在教育系统，始自 2016 年左右，随着《教育信息化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出台，全国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改革逐渐开始。2019 年，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》指出，要建设智能化校园，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、管理与服务平台。

但教育部也对类似电子设备的收费有明确规定。2020 年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》指出，学校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。另一份《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》的文件也提出，作为教学、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，学校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。

从 2020 年开始，多所学校因为借“智慧课堂”“教育信息化”的名义，推荐家长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，遭到了国务院督查组的严厉通告批评。

“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，这套东西肯定不能向学生收费”，但一位老师解释，有的学校可能确实没办法，各地区财政状况不同。学校申请不到对应的项目经费，但又要发展教育信息化，只能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。

比如在广西，小学语文老师

彭雪娇说，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目，每个学校都很重视。教育局明确要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，所以学校并不统一购买平板，由家长自备。但受制于经费，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，每年给软件公司交 600 元的使用服务费。

### 三年用了三次

2020 年，疫情来了，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网课时，张亮发现，这台全家最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，不能与老师互动，连无线网也很卡。他又花 2600 元买了一台 iPad。

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，他的平板也“质量糟糕”。花 3500 元买的平板，内存只有 16G，“非常非常卡”，点开 30 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。他的平板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，学校负责维修的人说主板坏了，维修 600 元，还要另外付 30 元运费寄到厂家。而校外维修店的人告诉他，“这都是该扔的平板，600 元能重买一个。”

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，但“太难用了，没人用”。她说，系统里有课堂实录，但内容不完整，画质很差。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，学校却不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。最终，平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照提交作业。

在重庆，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平板班后，就有种“被骗了的感觉”：市值 300 元的平板，因为加上了软件使用费，要一次交纳 6800 元；学校答应配备最优秀的师资，开始是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当班主任，在二年级时也被调换……最重要的是，李梅一直不明白，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，“为了保护视力，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，那平板算什么？”

买平板时，老师说，包括上课内容、师生互动、课后作业，都会在平板上完成。但是，三年过去，平板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。语文老师偶尔会在平板上布置阅读作业，但家长们为了方便，都选择在手机上下载 app 完成。李梅觉得，数码科技发展迅速，无论是平板还是所谓软件，“三年前的配置，早就跟不上时代了。”

在采访中，我们发现，很多非重点学校更热衷于引进平板教学，但受自身条件所限，配套的设施和教学理念没有跟上，设备沦为“摆设”。有的学校一层楼只有一个 WiFi，六个班级，300 多人同时用平板时，就会有一个班的学生无法连网。

曾经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担任培训讲师的郑欣怡说，一些新建学校或是比较偏远的学校的确更愿意尝试平板教学，想以此扩大知名度，作为特色招生。但对企业来说，一项对公业务，产品的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从用户体验出发，而是要充分考虑领导层面的需求和招投标要求，很难做到产品上的极致。以郑欣怡的从业经历，一些大品牌通常自上而下推广，“他们会直接搞定大领导，不仅仅是教育局，甚至可能找到政府方面的领导，然后直接做区县统筹采购，再安排到各个学校”。小品牌更多靠代理推广的模式，比如到学校开家长会，根据家长的购买情况办班，或者跟学校谈好合作，一个年级设立几个平板班，学生缴费报名。